

中華民國建國六十年紀念
劉伯驥 著

宋代政教史

上冊

臺灣中華書局印行

劉伯驥 著

宋代政教史
(上冊)

臺灣中華書局印行

劉伯驥 著

宋代政教史
(下冊)

臺灣中華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二月初版

宋代政教史(上册)

精裝定價

(郵運滙費另加)

著者 劉 伯 驥

發行人 臺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劉 克 寰

印刷者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臺灣中華書局印刷廠

發行處 臺北市雙園街六〇巷九〇號 臺灣中華書局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
郵政劃撥帳戶：三 九 四 二 號
Chung Hwa Book Company, Ltd.
94, Section 1, South Chungking Road,
Taipei, Taiwan, Republic of China



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二月初版



宋代政教史(下冊)

精裝定價

(郵運滙費另加)

著 者

劉 伯

驥

臺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

劉 克

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

臺灣中華書局印刷廠

臺北市雙園街六〇巷九〇號

臺灣中華書局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

郵政劃撥帳戶：三九四二號

Chung Hwa Book Company, Ltd.

94, Section 1, South Chungking Road, Taipei, Taiwan, Republic of China

(臺總)甲書

No. 7612

臺參(廠·劉)

序

余平生讀史，最仰慕大唐之雄風，嘗細考其遺規，揣摩其精神，而著唐代政教史，蓋欲供當今談民族中興者參考而引爲榜樣。此書流傳海內外，忽忽已二十年於茲。竊惟欲觀中國之強者莫如唐，唐人足跡遍天下，聲教訖於四海；而欲知此泱泱大國何以淺弱，遭罹外患何以如是頻且酷者莫如宋。是以治宋史而不治唐史，無以見唐代治運之隆，魄力之大，氣概之雄，崛起於中古時期，目空今古。然治唐史而不治宋史，又無以明宋人文治之盛，國勢之弱也。夷考其開國之初，導致中國社會踏進近世期，猶穿巫峽，越瞿唐，飛棹江陵，眼界大開，原野湖渚，目窮千里。回首羣山萬壑，驚流駭湍，與夫犯難冒險之狀，一變而處紆徐閑逸之境，風物恬熙，人文毓秀，景象大不侔矣，但民族所蘊抱慷慨豪越之氣，竟發洩而無餘。故唐代踔厲向外，宋代則沉潛向內；唐代能征服人，宋代則被征服於人。由此兩朝之觀摩比較，方知中國歷史之中期大轉變，乃強弱之樞機，盛衰之際限。然兩朝史實，尤當融會貫通，始能深切認識中國社會之根基，民族之本質，與思想文化之淵源，上承秦漢之質實，下啓明清之虛文，繼往開來，爲最重要之過渡期也。一得之愚，本欲賡續前功，復撰宋代政教史，俾與唐代政教史並轡齊驅，互相發明。顧以他故阻延，致虛懸已久，事未果行。

八年前，余赴香港出席世界龍崗懇親大會，當趙氏宗親會歡宴席上，忝以世總名譽會長，承邀演講。查粵省台山新會兩縣之趙族，皆宋室之遺裔，太宗之後人，而爲厓山之役覆沒後僅存之血胤，經

七百年之開枝發葉，生齒繁衍，人口逾十萬，比北宋全盛時之睦親宅子孫，誠不知增多幾千百倍。今龍岡集會趙族聚宴之地，又適爲當年宋帝昀卽位之翔龍縣屬也。撫時追昔，感慨萬千！溯自臨安陷落，恭帝北轅，而忠臣義士，負幼主，冒風濤，浮海南來，以維護嗣統，雖顛播流離，不屈不撓，發揮堅苦卓絕之精神，爲天地保留正氣，傳至數百年後之今日，猶凜然不可犯。故凡愛宗族者應愛國家；愛國家者，尤應服膺我中華傳統之民族大義。余假此大好題材，特痛述宋人復國運動之壯烈事蹟，以勉我龍岡宗親。昔人相傳，曰思漢，曰思趙，豈可以歷史陳言視之哉？緬懷前烈，耿耿於懷，返美後，夙願不忘，遂蓄志完成此宋代政教史，以接唐史之續，且世亂方殷，謀國者尤當以宋爲鑑也。然則以宋爲鑑者何？曰首從宋之敗亡爲訓，使人知所警惕而毋重蹈其覆轍也。勿以和議爲可恃，勿以錢塘爲樂土，勿以偏安爲自足。必須鼓其氣，奮其志，以慷慨矯顏唐，以剛勁治風痺也。嗟乎！南宋山河半壁，向使上下能臥薪嘗膽，發憤圖強，銳氣方張，誰得而亡之？惟宋人不知自愛，燕處危幕，苟且偷安，馴至姦佞竊柄，紀綱日壞，一息奄奄，亡象畢露，國事遂無可爲矣。雖然，有亡之象，未亡也，必有亡之理，如病入膏肓不可救藥，乃眞亡也。亡之理者何？曰爲政上蒙下蔽而已。夫上蒙下蔽者每起於忽微之中，而始覺於萌禍以後，蠱藏心腹，則朝廷全部受病，因而權姦之蛆生，庸佞之憑附，朋黨之滋熾，賢才之埋沒，爲一切禍國害政之源。是以蔡京藉之以導君於荒淫，秦檜假之以主和降敵，韓侂胄史彌遠憑之以擅權柄而排忠良，賈似道操之以不戰不和而誤國，巨浸滔天，皆用此術也。語有之，往車雖折，來軫方適，國難當頭，臨深履薄，讀斯編者其亦瞿然有悟於以史爲鑑之

義也歟？

夫宋史至難治也，誠以宋人典籍之浩繁，眞汗牛充棟，窮年涉獵，未易盡其涯涘。況官書私史，筆記稗說，類多謬誤參錯，眞僞難分。爬羅剔抉，辨惑恐誣古人；牽補推敲，望文常失真義。徒主觀之臆測，或傳會以從盲，謂其無訛，豈可得哉？不佞尋章翻典，纂就斯篇。羅致史材，何辭於癩祭；貫穿注疏，莫諳於蠹魚。記事不厭周詳，述言唯在質直，蓋以明一代之鴻典，溯千載之政教，究文運之興衰，論治道之得失。豈謂揚董遷之筆，敢期學周孔之心。顧謏陋粗陳，詞嫌錯落；或空疏失檢，字乖魯魚。此又斬大雅之析疑，願鴻儒之匡正者也。

中華民國六十年四月二十六日

台山劉伯驥序於美國舊金山希經廬

導言

自李唐失政，淪爲五代，五十三年之間（九〇七——九六〇），擁立接踵，篡奪循環，而方鎮負隅割據，瓜剖豆分，是以兵燹流離，干戈遍地，人民鋒鏑餘生，厭亂而望治者久矣。迨陳橋兵變，趙匡胤藉部將擁立，不費一矢，取柴周而代之，開大宋之新局。由是削平羣雄，全國漸歸統一，遂奠立其三百年（九六〇——一二七六）之基業。

嘗考政治態勢，張弛離闔，恒變動而不居，馭之不得其道，失人者變，逆勢者變，窮極者變，——變者厭惡現狀，棄舊求新而別尋出路之謂也。故國家大勢，或十年而變，或五十年而變，或百年而變，變之事因軌迹雖不盡同，其所以爲變一也。中國歷朝政治之變革，大率類乎是。夫治每不能持久而陷於亂，然亂之極則又思治，剝復消長，靜動交替，治亂相乘，皆爲正反之變也。戰國之後而有秦，秦失其鹿，羣雄角逐，遂有劉漢之統一。三國分裂，復變而爲晉。南北朝對峙之局，終歸隋唐。五代干戈擾攘，天昏地晦，第四次擁立，畢功於一役，又成趙宋之治焉。是以宋之有天下也，馬上得之者不如漢唐，以詐取之者亦不盡同於魏晉。趙匡胤以全國重兵在握，尙待陳橋一夕之變，大軍返旆，使柴氏孤兒寡婦，惶恐禪位者，蓋假其名以取之耳。夫漢唐建國，以百戰之餘，統一宇內，自我主之，因而崇尚武功，充滿英雄之氣。劉邦猜忌，誅戮功臣，而繼以呂氏之亂，創業之初，尙多艱難，迨叔孫通定朝儀，始以儒術建臺閣。文景之世，兼用黃老之術，成外王內霸之治。李唐削平羣

雄，初沿周隋之制，李世民嗣位，引用秦王府一羣學士名臣，頗能發揮其才智，改弦更張，自立規模，以開初唐之盛業。宋代啓運伊始，原以漢唐強藩之本性，而挾魏晉竊取之用心，趙匡胤以得天下之易，而鑒於五代之積弊，凜於處境之困難，有不可終日之勢，蓋知武功不足恃，名位若不正，故戒愼恐懼，徘徊難安。既即位，杯酒釋兵權，以削藩爲首要，對於柴氏及藩附之主，優處於京師，與武功之臣同享富貴。寬容大度，以爵位利祿，收攬人心。宦官外戚，不得預政。防微杜漸，堵塞亂萌。全國之軍政財三大權，統歸於皇帝獨裁之下。經此改革，藩鎮之禍，遂大去而不可復。天下之勢，委於守令，而分於監司，總於朝廷。然以中央集權故，形成上重下輕，地方空虛，無權無力，以致本末俱弱，文盛武衰，亦自此始。抑宋之爲政也，禁防纖悉，威柄最爲不分，故職官、軍旅、食貨之制，冗雜無紀。三省六曹，沿唐舊之名而無其實，命官行事，直接差遣，中央然，地方亦無不然也。政府之組織，只爲消極性防權力之旁落，而不思權能之調協，職事之一致，是以本末顛倒，空疏龐雜，政事每流於因循，積弊難返。此種政制，別開生面，與前代殊異。誠以當開國之初，廟廊宰執，皆顯德之舊。匡胤之謀主，獨賴趙普一人。普乃歸德之記室，寡學術，其爲匡胤謀者，不過操勢馭術，強化人主之柄。其法可行於喪亂之後，而不足以開百年大計，蓋權也，而非經也，與李唐之儼然臺閣，相去遠矣。

雖然，宋之治，文治也。趙匡胤好讀書，曾以藏書被譖；得天下後，欲令武人多讀書史，故宋之法，非讀書人不得爲宰相。樞密院及方面重寄之統帥，亦以文臣充當。有此偏向，是以養成重文輕武

之風，論學術雖文風特盛，在政治則徒具聲華。夫漢唐之外患在西北，關中建都砥礪以爲固，重兵配置西北，以周旋於塞外，縱有烽警，而京畿無虞。宋之外患，主要在東北，遼也、金也、蒙古也，一旦牧馬南下，揚戈直迫大梁，四戰之地，無險可守，根基立卽動搖，此爲建都於形勢不足故也。況宋之政策，重對內而略荒遠，徒保守而短進取，故遼東每憚生事，例置不問，州縣單弱，亦無守備。當太宗之世，勁旅身經百戰，猛將如雲，破滅北漢，以爲可賈餘勇，直搗幽燕。詎梁河一役。全師敗績，自是對遼作戰，盡失信心。厥後對外戰爭，殆全無把握，屢岌之餘，終至納幣締盟，備受屈辱，僅堪自保。是以泱泱大國，受侮於邊疆小族，媾和締盟而不足，人主被擄，滅國隨之。嗚呼；宋人文治之弱，亦可知矣。雖然，文治無可非議，偏於文治而輕視武備則非矣；文人主兵亦不足爲病，由於姦臣竊柄，秕政百出，則內外皆病矣。宋雖以文人主兵，每受制於權姦，武臣既無法抬頭，卽統帥亦多顧預無能之輩。對外戰爭中，除韓世忠、岳飛、吳玠外，名將實寥寥可數。韓琦、范仲淹、孟珙膽識韜略，堪爲統帥，其餘皆不足論也。是以外患紛乘，國難隨起，而南宋君臣，燕處危幕，日謀以議和求苟安，而不思振其氣，奮其力，蓄意進取，雪恥復仇。「宋家萬里中原土，換得錢塘十頃湖」（黃任：西湖雜書），偏安鳩毒，更消磨民族之氣。既誤於國策，復蠢於姦臣，遂使金元南下，直進長江流域，如摧枯拉朽，望風而潰。戰禍所及，難民蜂湧南奔，關中兩淮，殆成真空地帶，爲中國歷史上人口空前最大之變動也。或謂宋以文治故，雖有疆場之虞，而絕無蕭牆之患；國勢儘弱，而民心不搖。然以宋末之紛紛迎降證之，亦未見其說之可也。

朝政最大之隱患，一爲朋黨，一爲姦臣。宋代元氣在臺諫，言路頗盛，可以論朝政，言婦寺，攻女謁，排戚畹，非議土木符瑞。然宋之言官，大部份在彈擊羣臣，故好議論。夫議論異則門戶分；門戶分則朋黨立；朋黨立則恩怨結；恩怨結則排擠於朝廷。自慶曆新政，反對者指范韓等革新儒士爲朋黨，聚訟盈庭，政治上隱然分爲兩派，利用言官，互肆攻擊，尋瑕抵隙，以壓倒異己而後已。熙寧變法，朋黨之對立益烈，集體排擊，勢成水火。然此僅限於對事，據理爭論，而未有涉於私憾者。自元祐更化，舊黨朔派之徒，憑宣仁太后之權力，日以誅鋤新黨爲事；誅鋤之不足，復出於深文陷害，竄蔡確於嶺南，首開惡例，黨派之爭，一變而臨於生死之際。元祐諸臣作俑於前，紹聖報復於後，新舊黨往復鬭爭，相劾以刃，朝臣佈滿嶺海，流離荒瘴，人才與政事，遂分爲兩途。夫政事一也，而人才有國家之才，有朋黨之才，有派系之才，黨爭者雖曰國家之才，而擠迫則爲派系之才矣。人才囿於派系，是此者非彼，向左者背右，鑿枘難容，涇渭劃分矣。蔡京乘虛竊政，獨擅權柄，假新法爲名，盡量排斥舊黨，以遂其私，卽新黨而異己者亦不免焉。黨禍歷三十餘年，正人銷磨殆盡，國本元氣大傷，派系所象之羣小，充斥朝廷，金人入寇，徬徨無策，卒釀成靖康之難。然宋人積習難除，黨爭之風未泯，山河半壁，劣性猶存。是以權臣盜柄，排斥異己者，不曰朋黨，則曰僞學，政途巖嶮，互相陷害，馴致言路壅塞，忠良埋沒，而得遂其姦。要之，由朋黨之爭而造成姦臣，由姦臣盜柄而產生朋黨，實互爲表裏也。夫宋代政治，乃外陰柔而內獨裁之政治也，以陰柔故，不殺士大夫及言事官，人視之爲寬仁大度，孰知敷衍因循，憚於改革。又以獨裁故，命官而不專任，對大臣亦多猜疑，每以正

邪相抵，用之常不得盡其終。姦臣乘之，挾之以勢，蔽之以術，使人主授之柄而不能自拔者，始於蔡京。自是若黃潛善、汪伯彥，若秦檜，若湯思退，若韓侂胄，以至史彌遠、史嵩之、丁大全、賈似道之輩，擅權而不易去者，皆由此也。唐代多名臣，而宋代則多姦相，尤以南宋巨擘如麻，殃民禍國特甚者，蓋由權柄旁落，政治腐敗所蛆出也。然此輩權姦，何曾不是讀書人，無如薄有才而心術壞，熱中富貴，貪戀爵位，玩弄庸主以自利，陰損善士以自固。除韓侂胄、賈似道以父蔭入官外，其餘如蔡京、黃潛善、汪伯彥、秦檜、史彌遠、史嵩之、丁大全，皆第進士，萬俟卨爲上舍第，湯思退且中博學宏詞科，號爲讀聖賢之書，而同盜跖之行。可見宋代科舉，徒以詩賦取人，濫竽充數，彼僥倖釋褐者，因緣朋附，混入官僚政治，攀躋高位，則置器識而不講，名節蕩然而不顧。其最下者，如張邦昌、劉豫之徒，亦皆進士出身，而甘心投敵，充當傀儡皇帝，尤爲士林之恥也。

唐以宰相兼鹽鐵，重視財政。宋以三司主財，在獨立掌管。士大夫諱言理財，亦不善理財。開國之初，宇內初定，人口稀少，政治機構尚未龐大，頗能節約，故府庫充裕，政清人和。咸平以後，生齒日繁，冗官日多，兵員日廣，宮庭日奢，開支漸感不敷。加以澶淵締盟，納幣於遼。而土木頻興，賜賚無藝，故自眞宗朝起，經濟情勢爲之一變。國家窘於財，人民苦於稅，至仁宗朝而益甚，財政窮匱，愈陷而愈深，遂迫至熙寧之變法。變法者，志在富國強兵也，而其首要目的，尤在解決經濟之問題，蓋事勢所趨，不得不求變也。然以陋於舊黨之阻撓，又乏幹練之才，雖有良法美意，亦得參半。及哲宗立，熙豐十六年之新法，目之爲格利，竟被推翻，以是留爲朋黨鬭爭之口實。然而元祐號

稱更化，此輩恥於言利之徒，對經濟困絀，更束手無策，國家財政，不逮熙豐遠矣。紹聖以後，因陷於黨爭，無所建樹，及蔡京擅國，其所以愚弄徽宗者，還在其聚斂之術，盡情剝削，以豐裕欺君，粉飾昇平，導其驕奢淫逸，內外騰怨，人民陷於最困苦之狀態。自金人南犯，地區淪陷廣漠，兩淮京西與秦鳳鏖戰，殆千里空舍，尤其兩淮難民，蜂湧渡江，亟待救濟，負荷爲艱。又因戰事綿延，軍費開銷龐大，紹興間，諸大帥就地截徵，朝廷收入銳減，不能不向民間誅求，橫征暴斂。川引關子會子，爲當時發行之通貨，既無充裕之基金，而又任情濫發，遂大量貶值，影響人民生活，至爲痛苦。經濟問題，始終無法解決。

宋人社會，世族沒落，門第階級區分，不似唐代之嚴格。北宋之呂韓，南宋之史氏，雖卿相聯，大家庭尚有存在，然非如唐代之王、鄭、崔、盧也。平民家族抬頭，故流動性頗大。汴京爲全國政治之中心，綰輻南北，輻輳工商，人口百餘萬，經濟生活，最爲繁榮。其衛星之陪都，以大名爲盛，洛陽次之，歸德又次之。唐時，天下揚一益二，誠以揚州擅貿易與運輸之利，財富甲於東南，自畢師鐸孫儒之亂，蕩爲丘墟，楊行密復葺之，稍成壯藩，又燬於顯德。宋時已失去通商貿易之地位，而僅爲漕運之轉般站，故繁榮歇滅，不及唐之什一。益州爲內陸都市，且爲王建之蜀都，在西南爲最盛。東南生產豐饒，大都市首推杭州，杭州者擅湖山之勝，爲錢氏之故都，人煙稠密，又爲沿海對外通商港口之一，備有經濟之地位。南宋以之爲行都者，蓋欲採守勢也。其餘州郡，皆爲農業小邑，類多貧陋，無足稱焉。長安爲唐代故都，曩時人口逾百萬，閭閻填咽，唐末五代之亂，人口遷移一空，

宋置永興軍，僅爲行政一要點而已。對外交通，全靠海運，廣州、泉州、明州，爲貿易最盛之海港。西北陸路，交通殆絕。唐代波斯商充斥於長安、洛陽與揚州，財雄一時，而宋代大食富商，則顯於廣泉。然宋代限制蕃客頗嚴，雖擁有鉅資，只居留海港，崇樓傑閣，以富豪自矜，與唐代長安蒿街享有特殊待遇者不同。初唐昇平時期有一百三十八年，而形成所謂貞觀開元之治。但在趙宋，由開國之初，以迄於熙豐，一百二十餘年，景象雖不逮初唐，其間且有遼夏之戰，又有王則李順之變，及王倫等流寇之亂，然情勢尙能穩定。北宋社會基礎完全由此時期造成。社會基礎既深厚，故靖康之變，尙能復起。南宋半壁河山，抵抗金蒙之循環侵略，凡百年之久，亦賴有社會之穩定力故也。惟宋人文弱而褊狹，不及唐人之粗獷豪雄，況北宋之黨爭每流於戾，南宋之道學則習於迂，卿相以雍容紓緩爲事，士大夫以恬淡文雅爲得，重形式，慕虛榮，民氣萎靡，怯於對外，中國民族性，蓋自宋代起而一大變矣。

宋代文人地位，特別提高，故教育放在政治之上。學校教育最特色者，一爲三舍法，一爲書院。三舍法爲大學教育之雛型，洵名副其實之國立大學。書院有官立私立兩種，但其盛衰，每繫於名儒師席之有無。南宋書院，較爲發達，道學家設帳授徒，其遺風流韻，由門徒之繼緒，或祠祀而景仰，常建有書院，故數量頗多。中央官學，沿襲唐制，徽宗因重視書畫，增置書學畫學，藝術之提倡，比前代抑又過之。成名士子，寒窗琢磨，仍由私學而出，如范仲淹讀書僧寺是也。自印刷術發明，校刊傳布，得書較易，智識流於四方，對文化之貢獻最大。至於科舉，雖沿唐舊，然其稍異者；一爲取額太

濫，二爲釋褐不經吏部試，三爲類試，四爲登第分甲。唐代取士，每科平均爲三十名，宋自太宗以後，每科多至三四百名，幾爲唐額之十倍。若併特奏與諸科合計，恒逾千人。解試人數，輒至五六千名，而掄士比率約爲十分取一。唐代取士，兼探時望，宋初雖有公卷或薦舉，後以流弊而罷之，側重封彌考校，其嚴格性自不及唐代矣。因取額龐多，列以等級，銓才高下，分爲五甲。魁首雖有省元狀元之名，不過爲一種榮譽，並非如後代之有特殊地位。唐代進士，必須經吏部試一關，始得釋褐，領告身而登仕版，以韓愈之學，中進士後十五年仍未釋褐，則中進士是一事，及第又是另一事。宋代凡經殿試而中甲乙科者，多稱爲進士及第，釋褐即授官，掄選而驟用之，其難易有別矣。建炎之際，因戰禍影響，士子流離遷徙，戰區如京襄、淮東等地，分區考試者，謂之類試。紹興以後，京試在臨安，其類試則在成都，考取川陝之士。宋人得進士，途徑尙多，有臨時特准考試者，如舍人院鎖院個別試是也。有賜進士出身者，如獻著作，酬勳勞，每以賜之。考試內容，詞賦經義，爭論殊多，然到底重詞賦。元史謂：「宋大興文治，專尙科目，雖當時得人爲盛，而其弊遂至文體卑弱，士習萎靡，識者病焉。」（卷八十一、志三十一、選舉一）故宋代取士，浮誇不實，才質卑下也。

言乎學藝，師承於唐，文章詩賦，圖書書法，不脫唐人之窠臼。醫藥曆算，光大前徽，且足與唐人掄抗。宋儒治經，較唐代爲盛，程朱之學，大膽假設，自以爲直追孔門道統，另闢義理門徑，影響經學殆五百年。理氣之學，說明宇宙造化，合宇宙與人生爲一體，言性主於至善；欲求至善，以居敬爲體，致知爲用，格物窮理，不過爲入德工夫。宋人融合儒釋道而創此理氣之說，雖名曰道學或曰理

學，在兩宋思想上獨放一異彩，然覈其實，亦非純儒學也。夫儒以萬事爲實，釋以萬法皆空，孔子言性，只限於唯上智與下愚不移；言命，謂未知生，焉知死。天人合一之論，又以易數之渺茫，穿鑿亦難通其理。然自唐以降，儒家每參悟佛說，以圖解釋其人生觀，滿足其思想者久矣。儒家雖諱言釋佛，其實有此傾向，形諸文章詩賦，見諸思想行動，至宋初而益盛。道學家者出，乃直截了當將儒釋道融合，以爲聖門不二之真傳。宋以前講周孔，自是稱孔孟，孟子之學，亦因而顯。道學家所倡之新儒學，在思想學理上佔一重要之地位。其餘如歷史地理之著作，繁富遠軼前代，而詞最爲特色，通俗戲曲小說，應運而興。至於工藝，若瓷器、雕刻、刺繡等，則又以時而進步焉。

夫宋之有天下也，歷時三百載，聲華之大，不遜於唐。然唐之治近於古，宋之治近於今，宋之孕育中國之社會民風，爲純粹中國型之傳統；陶鑄中國之文化，經過一番創造，多采多姿，超越歐洲中古之發展，而步入近世期。元明以降中國之社會與文化，實皆繼承宋祧。故宋代政教，自有其特性也。茲編內容，包涵宋代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教育、學藝各類，仿通史體裁，撮其綱要，敘其事體，論其得失。覽斯編者，可略窺七百年前我先民活動之事蹟，治道之政制，文物之遺產，生存之經驗，與爲邦百年盛衰之過程，而堪爲後世所借鑑。語有曰：「識治難，識亂亦不易。」夫以宋代遭逢空前之國難，會竭民族之智慧氣力以荷艱危，應劇變矣。當今世變已亟，然則斯編之作，又可爲識亂之參考也歟？